

爵青

·代表作



归乡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华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爵青代表作

归 乡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叶 彤 编选

華夏出版社

2009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爵青代表作/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重印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ISBN 978-7-5080-1537-8

I. 爵… II. ①中…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6760 号

華夏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16.75 印张 258 千字 4 插页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定价:26.00 元

(凡本版图书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总 序

中国现代文学,一般指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这一阶段的文学,其间跨度有30年左右。30年在一个国家文学发展的历史上不过忽然而已,然而这30年的文学史却是不可忽视的。在惊天动地的时代巨变、中西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寻觅人生的辛苦遭逢中,不仅产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家和传世之作,而且其文学主潮,从那时起,就为今天的中国文学积攒着激情和趋向,成为了今天中国文学的前奏。最早,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声。这一时期的文学,不仅以白话文的倡导推进了文学向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的回归,而且在作品内容上,也和旧民主主义文学风貌迥异,即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其中尤以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的创作影响巨大,一批优秀作家以其丰厚的创作实绩,推动了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流派的形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了伟大的奠基与开创。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为口号提出并形成运动,特别是随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越来越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许多作家直接间接地受到革命思想的洗礼,开始自觉地把文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左联”以外的进步作家,亦因其坚持人民的立场和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同样成就斐然,融会成进步的文学洪流,推动中国现代文学进入成熟阶段,使那时的文学呈现出繁荣、复杂、丰沛的格局。“七七”事变以后,家国危殆的局面更加激发了作家感时忧国的情怀。随着解放区的创立和发展,解放区文艺运动也蓬勃高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制定了革命文艺运动的路线和政策,深刻回答了“五四”以来革命文学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结果,使解放区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片崭新的气象。与此同时,“国统区”的文学,虽然环境和条件均和解放区不同,但进步文艺界在鞭挞黑暗呼唤光明方面同样高潮迭起,奔涌着走向新中国,走向人民文艺的伟大会师。

每一个选家的心中,都有一部自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见仁见智,可以阐释、讨论、争论,甚至势不两立。其实,或许正因为选家迭出、见解纷纭,才给读者一个判断、选择、最终形成自己独立见解的机会。因此我以为,绝不可自诩本丛书如何高超于别人之上。不过,由于中国现代文学馆自身的一些优势以及本书编选过程的一些特色,我以为,这次我们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还是有以下优长:

其一,编选者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本丛书由中国现代文学馆直接出面,组织全国最权威的研究专家参与编选,这样就保证了本丛书的学术质量。

其二,规模最宏大。本丛书在品种数量上是目前为止最为宏大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书系。这次所选的108位作者,都是经过专家学者一再筛选分析然后才确定下来的,除了我们过去一直注重的主流作家之外,还兼顾了很多过去曾经被忽视却成就较高、自成特色的非主流作家的作品。我们认为,这有利于广大读者更客观、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现代文学。

其三,版本最原始。本丛书所选作品,基本上都以该作品初版版本为依据。众所周知,有不少知名作家在政治运动的风浪中曾对自己的代表作进行了违心的修改。恢复这些代表作的原貌,是对文学史原始资料的保存,将为研究作家的思想和创作道路,提供有力的帮助。

其四,编校较严谨。本丛书此次出版,不论是在装帧形式上,还是在文字编校上,都本着一丝不苟的原则,从严把关,以保证送到读者手中的图书是合格的、值得珍藏的图书。

相信这套“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不会使读者失望。

是为序。



2008.1.19

爵青小传

爵青,原名刘佩,中国现代小说作家,1917年10月28日生于吉林长春,1962年10月22日病逝于长春。笔名另有可钦、辽丁等。幼年丧父,然聪敏颖悟,自修甚勤,曾就学于长春日本公学堂、奉天美术学校,1933年毕业于长春交通学校。

先后在哈尔滨铁路局、佳木斯公署、满日文化协会等处任职。建国后工作于吉林大学图书馆。

爵青早年即酷爱西方现代文学,他自称为“一个哲学思维的患者”,养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学趣味,并且常常日夜苦读,笔耕不辍。

1939年参加新京艺文志事务会,是东北沦陷时期“艺文志”派的代表作家。

1941年任满洲文艺家协会委员。其主要著作有:1938年列入“城岛文库”出版的小说集《群像》;1941年新京艺文书房出版的小说集《欧阳家的人们》;1943年新京艺文书房出版的小说集《归乡》。

长篇小说另有《黄金的窄门》、《青服的民族》和《麦》等。其中《欧阳家的人们》获1942年“盛京时报文学赏”,《黄金的窄门》获第一次“大东亚文学赏”,《麦》获“文话会作品赏”。

时人评价说,他是一个“罕见的精力充沛的作家,在他的作品深处,有着纪德、福鲁贝尔(今译福楼拜)的余味”,因此爵青获得了当时唯一的“知性作家”的称号。

爵青的特点还表现在,他用心于模仿爱伦坡对于神秘气氛的精心营造,据说他习惯于“在无光的蜘蛛网底下,静静地构想那些在生活上不易碰到的奇特的景象”,爱好诡异而沉湎于想象,擅长于描写“超乎常人以上的独奇的性格与非俗的故事”,因此亦有人称之为“鬼才”。

目 录

爵青小传	1
哈尔滨	1
斯宾塞拉先生	13
某夜	29
巷	37
男女们的塑像	51
青春冒渎之一	63
青春冒渎之二	69
青春冒渎之三	83
荡儿	91
大观园	109
溃走	124
喜悦	146
恶魔	161
香妃	175
长安幻谭	187
归乡	196
遗书	210

恋狱	221
魏某的净罪	235
爵青主要著作书目	261

哈 尔 滨

由高岗望下去，建筑物群恰如摆布在灰色的盆地中的绝崖，被夹在建筑物与建筑物之间的街路，形成着纵横的脉状河流。人马、车辆、错乱的步伐就像迅速奔流着的液体似的。远处屋顶尖上端的广告灯，随着落日划出花文字来。哈尔滨的都市风景沉没在黄昏的紫雾中了。傍晚的风吹过来，又向盆地中的建筑物群吹去，呼啸着掠过立在岗上的青年穆麦的身畔。他是刚到哈尔滨来一个月的青年，由明朗的学校试验室出来，因为失了半年业的原故，不惜远涉，被介绍到哈尔滨来，作了一个资产家的家庭教师。他虽然不想以自然而野蛮的原始的风物来代替这嚣尘的都市，可是却觉得需要有一处田园的气氛来驱逐一下每日的疲倦。于是每天黄昏时，在这高岗上的翘立一个钟头，便成了他的享受。

夕阳最末的一线红光，埋在那西方有些像金字塔的白杨和花岗石的建筑中间，自己的长影子便渐渐地消逝了。往岗下走去的时候，一个异国的姑娘正坐在柏油路畔的休息椅上，弄着淫亵的手风琴，那悠闲的风情使他猛然愣住了。于是就放缓了步子，倾听着由琴里飞出来的曲子。忽然一个伟男子走过来，便把她挟到岗上去了。

走下了岗，走过一些白俄的鲜果店，再走过一条铁道，就到了自己主人的住邸。坐在屋里，把从街头纸烟店用四分钱买来的麦斯干烟，拿出来衔在嘴里，合着眼休息在沙发上。他的住室是主人指给他的屋子，在一上台阶的右边，由外面看去，正被笼罩在夹竹桃和盆栽的土耳其柏里；可是指给穆麦这个住室，却也不能使他感到舒快。一个刚接近的都市，就给他如此不良的印象，这都会是不能久住的。黄昏已在室中淡下去，画绘着一个古埃及侍男的室灯，像倦眼似的由天花板上垂下来，时候已是七点钟，该到大骏和莉子——主人的长男和次女——来学英文法的时候了。可是都市的少男少女给他的闲工夫，倒使他能从容地休息了良久。

穆麦是五个孩子的教师，本来教授孩子的工作，是由主人的大太太负责任的。

无奈这位贤慧的妇人,在三个月前成了病榻中的人;其余的两位太太,一位患着神经衰弱,也正在休养期中,另一位除了上百货店选择货色以外不懂别事。主人自己本来是住在私邸里,稍微对孩子们用些心的,只是半年来工场方面需要大改革,每天除去坐着汽车回私邸看一次以外,在郊外的工场里,日以继夜地忙碌,已有两个多月,所以穆麦才被介绍来充当家庭教师。大骏是个保持着主人的风貌的小男子,才十六岁,穆麦指导他每天从道外中学回来以后补习英文法;莉子也是中学生,天天用朱古律作代名词调笑着男人,是个十四岁的少女,想从穆麦那里学点法文和绘画的知识,同时也天天跟大骏一同学英文法。此外三女霞利,是个十二岁的少女,尚能够努力利用自己的聪明,每天三点钟从学校回来以后,就跟他学数学和初级英语读本。四子和末一个女孩子是四岁和五岁的孩子们,让穆麦给尽些幼稚园的责任,倒还能使穆麦泰然地照顾过去。除了霞利每天从三点到五点把他缠住以外,大骏和莉子已经完全是现代都会的小产物,每天到穆麦房里申述一次不能听讲的原因以后,就走出去。穆麦不能为工作疲乏,可是他是那么希望休息,他感到这都市的气压过低,他想要个爽朗愉快的高空。

“穆麦先生在屋里吗?”一阵悉悉的步声,停止在门外,听那轻妙的口音,就知道是灵丽,她是主人的第三个妻子。据说主人数年前到奉天的时候,一个大商贾为和主人成立一个契约,把她当作礼物从一个舞场里介绍给主人,因为总难脱去她那本来的性格,血管里老爬着游戏男性的血霉,她那以主妇对客人所施展的要求,就是穆麦对于哈尔滨的不良印象之一。

“在屋里,请进来罢!”

门哗地开了。在灰色的门廊中,现出来一具睹之不安的女性的肉体来,长长的发丝拖在肩的一边,新擦的丹蔻发着红光,姗姗地走过来,坐在茶桌后面的一张椅子上。

“他们走了以后,真寂寞死人。大骏和莉子到同学家去了,三的四的五的都被领到电影院去了,偶然翻到昨天由上海寄来的一个杂志包,找出一份有趣的法国画报来,就被那漫画给迷住了。正好有工夫,你给我讲讲……”就悄然地把一束画报扔在桌上,一转身坐在穆麦所坐的沙发上。

“啊……”感觉迷失在从她身上飘出来的肉香里,把一束画报打开放在黄色的灯光下,偶尔把眼光挪到灵丽的脸上,那双饥饿的火焰色的眼珠子,一下子就把穆

麦溶化了。封面上是刚逝世的某音乐家的画像，翻过来，是秋季沙龙展里几幅立体派的怪画，接着便是一九三四年型的妇女新装样式，翻到时事照片的画面时，她已经像侵略者一样挨近自己的身畔了。两个人的视线虽都落在纸上，可是拖在肩上的女人的长发，却喷着淫荡的香味，扰得穆麦似有某种东西将由体内分泌出来。暂时合上眼，定了定神，穆麦忽然想起和主人第一次见面时，当在露台上摆好茶具，对着主人和灵丽谈话，放在桌下的自己的脚，就曾被另一双脚挟住；穆麦的心猛地跳了一下。

“你想明白这漫画吗？简直真一点意思也没有。不是吗？一个男子失了恋，走进公园吃咖啡，被隔壁一对正在幽会的青年男女气跑了；又走到一只白木椅附近，恰好也有一双男女不能使他久留；他觉得该走出公园去了，可是又被在园门旁一对合唱着的小孩子系住了脚，及至一细听，也是唱‘我们到橙花下去接吻’的恋歌……”一个甜蜜的威胁袭击来了。穆麦由女人的怀里微微地挪了挪身子，实在不便再讲下去，为保持绅士的客人的尊严，立起来用壶水冲好了两杯茶，藉着这个动作就坐在了对面的椅子中。

点了支烟，不宁地看着灵丽有意无意在看画报的姿势，穆麦心想：如此下去，离去哈尔滨的日子不会远了？这眼前的妖冶的身子、危险的脑袋和那火烈的追求，在自己是担不起的。

门开了。仆妇说主人由场里打来电话：找三太太有事，灵丽才挟起画报，无精打采地走了出去。穆麦好容易舒了一口气，转眼向窗外看去，正是一只彗星从夜空里拉着尾巴滑过去，百叶窗中吹进秋风来，带来了忧郁，暗色的街上走着夜光虫一样的汽车；又点了一支烟，懒意地躺在了床上。

他静默得像个尸体似的，足足有半点钟，才被敲室门的声音惊醒过来。

“穆麦先生！三太太请你陪着到傲连特去一次，是场里的汽车。”是仆妇的声音。

“今天晚上有点头痛，告诉太太失陪了。”疲乏地由沙发上坐了起来，看着立在门口的仆妇。

仆妇走出门外去，穆麦又躺在沙发上，用吐出的烟雾在壁上划着阴翳的影子。

二十分钟以后，门又在寂静中被敲了两下。

“先生！休息了吗？我想念念英文法……”是二姑娘莉子的声音。

“今天夜里有些头痛,不能再讲书,明天早晨早些到这里来补讲罢……”刚要宁静下的心绪,不该再让长了猩红口唇而半大人气的女孩子扰乱,穆麦实在要休息了。莉子便走远了。穆麦听着走廊中走远了的声音,有些自责不应该对自己的工作如此怠慢,可是换了一支新纸烟以后就忘掉了。

抽到第五支烟时,他闭了灯。

礼拜日。大骏以应该休息为口实,穆麦就被拉到马迭尔的暗室里,等着爱纳保丝的冷艳的表情了。

场中的灯像黄昏的太阳,放射着橘色的微光,右手那边儿一群女学生谈笑着,嚼着朱古律,大概舞台上立着的那张新片预告上的小爱神,又把尖锐的矢插透她们的心了。把麦斯干衔在嘴里,虽然明白了舒适和享受的意义,可是他也体验了这不愉快的心情,和勉强被放在享乐的人群里的损失。一个说话累音过笨的俄国人,坐在前面的座位上,光亮的秃顶挡住了他的视线,正想把视线移到右三排的一位少妇身上的时候,由背后的楼上便吐出一支巨光来,场内就随着暗了下去。

先是只会发尖音的动物漫画,和一份化妆品铺子的广告,接着才有穿黑袍的爱纳保丝现出来,这个含有刺激性的色情的主人公,是由刘威斯的怪女人道治华绥搬到银幕上来的。那可爱的恋爱本能,却把观众的心一下子便缚住了。小主人今天似不是来看电影,灯一熄便把大衣和穆麦放在座位上走开了。眼光流在银幕上,心里却盘算着都市的青年男女的心理,当爱纳保丝把红唇落在大西洋的水手的颊上,橘黄的灯光又使场内原有情形恢复过来了。

不知是什么时候,小主人走了回来:

“先生!三妈妈来了。”

看他说到自己母亲的神色,便知道事情准有个岔子,可是生在都市的家庭里,又不是亲母子,那种互相诽谤的情形,穆麦是知道的。不过为避免烦恼,他说:

“影院是任何人都可以来的。”

“来是没有关系的,你要看她的邻人是谁呀?”

果然,那个邻人是未曾见过的人。当穆麦由头颅的海里找到他们,一个上唇有浓黑小胡子的侧影正冲着他,体贴地靠着主人妻子而密谈着别人听不见的话。穆麦的眼和嘴都呆直了,心里非常奇怪,一个人妻怎么能陪人坐在电影院里呢?这

时,灵丽突然转过头来,发觉了同时在场内有熟人存在,就把头又缩回去了。幸亏场内又暗下去,开始后半的放映,大家心里才消没了不安。可是灯一闭,小主人就在穆麦的肩上拍了一下:

“先生!你先看罢!我要走了。”穆麦不及询问为什么要走,大骏已经把大衣挟在臂下向黑暗里走去了。身旁的座位被一个有香水味的女人占了去;银幕上接吻的姿势虽然吸引着他的视线,但是那小胡子靠在灵丽身上细语的情景,却忘不下去。在都市里,父亲的妻子虽然未必是自己的母亲,儿子总不该那么看笑话,自己的主人也是个奇谈中的人物,把这样一个女人领到家里,反任她去找男人,偏偏遇见自己儿子来看笑话……穆麦看着爱纳保丝在银幕上施行的恋爱秘术,兴味虽不能离开他,而思索却已经注意到整个的灵丽身上了。

当观众像潮水般拥出去,灵丽已经在出口那里,和小胡子堵住了去路。

“今天我要介绍一位朋友。”灵丽说着,由嘴里流出了苦意的笑来。可是人一拥而出的观客又把穆麦挤到离灵丽更远的地方去了。于是勉强地一面招呼着,一面站在出口外的台阶上,等着小胡子和灵丽从人丛中挤出来。

“这是孙国泰先生,穆麦先生……”

在影院的门前,两个人被介绍成朋友,便跟着人群走下台阶,混入人马的巨流里了。在铺道上,说着初见面的朋友的客套话,灵丽就以主人的地位说:因为主人没在家,三个人应该到家里去坐坐。可是新被介绍的朋友孙先生,似乎惊讶于灵丽的大胆的要求,他主张找一家干净的吃茶店谈谈话。结果,还是依了新客人的主张,坐在一只淡青色的街车里,从宛如色盲试验辨色板的广告街走过去,坐在一家白俄的吃茶店的露台上了。

两个男人伴着一个女人时的不安气氛,凝结在这临时的会合中,三个人揣着轱辘不安的心情,谈天气的温度,谈咖啡的产地,谈烹调的技术……这简单的会合就在有闲的谈话里过去了。

站在吃茶店的门口,把新客人放在另一只车上,穆麦和灵丽坐在一只车里,往家那边儿跑着。许是神经太受了刺激,在午后的天空下站着的建筑物,塞满了街路的汽车,大玻璃里的窗橱装饰……简直像从山岳横断面中露出来的太古化石层似的;就是那些拥抱着在步道上来往的青年男女和新奇的广告,在穆麦眼里也失掉了实像;嚣乱的汽车叹息声和车轮的摩擦声,恰如海洋中的怒涛的巨响,他有些眩晕

了。猛然歇斯底里的眼前现出了一片黑光来,搏住了自觉……

“穆麦!今天怎么这样沉默呢?”灵丽将被车颠簸着的右臂,温柔地靠近他。

“没有什么,就是太疲乏了。”

车沙沙地停在住邸门口,下了车,莉子正在门前石阶上,拿着一束糖果引逗狼狗玩,可是穆麦除了希冀快到屋里俯在床上休息一次,完全忘了别的。把莉子扔在脑后,让灵丽回到自己的房里去,穆麦便颓然地走进了自己的室内。刚卸了大衣,松松领带,莉子就跳进屋来,随后那狼狗便像这个少女的守护神似的,也顽皮地立在她的身后。

“今天跟三妈妈到哪里去了?”十四岁的都市少女是危险的,穆麦同样感到和她哥哥一样厌人。

“在巴拉斯看爱纳保丝来的。”

“先生!下次别同三妈妈去罢!”

穆麦的心忽然地跳了一下,都市的阴影即时笼罩了他,看看壁上短针刚指到五点的挂钟,便很镇静地说:“小姐,尚不到用功的时候,请你到外面去一会罢。”

走廊里消逝了少女的步声以后,躺在床上,把口袋里的烟点着含在了嘴上。

过了半个月,是一个中午。

在基泰耶斯街中段一家药房里,买了一付安眠药出来,隔壁一家大商店的窗橱装饰的强烈的色调,就印入了他的眼睛。穆麦站住脚,看里边的蜡人形坐在高价的毛毡上假装流泪的姿势,一个喝得舌根都硬了的白俄拢过来,向窗橱里深深地看了一眼,长叹了一声,又用破皮鞋在水门汀上快快地走了过去;穆麦心里想:这个棕色的异国放浪者,也许还怀念着莫斯科的豪华的往日,也许悲伤着自己的流亡的忧郁和离开温柔的家的情景,可是这大都市的存在,就连这么一个人的简单的需要和安慰都不能给他吗?这山似的货物表现些什么呢?在都市里,只有人力车夫,货物搬运夫,从沦贫群里逃出来的苦力才是都市的大动力,都市的重心,寿命和活力非由他们那棕色的肉皮流汗不可;可是反过来,这都市的全财产是他们的吗?他们只不过能在大商店的窗橱装饰前面,或金融放送里,时或叹息一声而已……

一角钱换来的新闻纸,由卖报的白俄童子手里递到自己面前,头号活字划着墨索里尼厉行法西斯蒂新教育政策和伦敦的海缩时闻,可是,在穆麦这些事情是都跑

不进他的心的。猛然想起在上月和小主人大骏在拐角一个吃茶店曾经会见的一个犹太女人，于是把报纸插在大衣口袋里，就顺着水门汀上的建筑物影走去。在中午，吃茶店的女人们也许还在家里，不过就坐在墙角里享受点酒，倒也很别致；这样想着的时候，他便走进了那家吃茶店。

恰好孙国泰也在那里，一个人独自喝着酒。

“巧得很，穆先生。”在小胡子底下作出奸意的笑声来。

“不客气，近来很好罢！”

“很好！就坐在这里罢！中午到这里来谈谈倒许有趣些。”

他说话的神气特别奇怪。便要了个酒，坐在了对面。

恰好所希望的犹太女人须得五点来，便默默地把酒装进了肚子。小胡子把郁润的酒沫挂在嘴边说：

“穆先生到哈尔滨有许久了吧？”

“呵！快到两个多月了。”

“穆先生！哈尔滨的印象怎样？”

穆麦被这突如其来的问话苦恼住，简直使他无法回答了，他迟吞吞地说：

“也许很快地就离去哈尔滨罢！这里很不能使我舒服下去。”

“大概是因为女人罢。”

这一句话差点儿使穆麦跳了起来，他暴怒了。虽然为顾全绅士的尊严，不宜和初识的人没礼貌，可是如此恶劣的人倒可暴骂一顿，不意小胡子又接着说：

“讲出话来或能使你讨厌，可是说我要说实话。那天，在茶食店里的小会，不能让你认识我的全貌，可是，在今天，我还有剖解自己的必要。然而碰到一个好闲谈的人，是神仙也堵不住他的嘴的。你们的三太太，李娜（这是我唤现在的灵丽的名字），放在都市里，决是个危险的东西，我认识她比你早，当她在女学生时代，就认识了她。那时，她是北京某私立外国语补习学校的学生，她不是以口红抹嘴唇，就是把情书恋文用出乎人意的办法转给男人。以后，她便由我们的罗曼斯中跑出去，又和另外一个男人走了。这转机虽容易使人失意，我却藉机离开了北京。其间，她和一个资产家的儿子到了上海，又到了日本，最后堕为舞女，作了现在场主的夫人。在差不多十年的工夫里，我走过了许多地方，这拓落的岁月，固然使我非常懦弱起来，可是我也把日子在并不平凡的自信里送过去了。我第二次会见李娜，是在旅馆

里，我拯救了被恶少引诱到旅馆密室里将陷入危境的一对青年母女，及至救出来，才知道是自己十年前的恋人。

“近来在她的话里，我知道有你这么一个青年被雇用去了。我也知道了你住在这哈尔滨，因为她而感着不安，可是你该自释。”

穆麦引起了他的话源，也只得任其说下去：

“她说，她很想爱你，可是你太无机可乘。”

“在哈尔滨，这没有职业的生活我不能支持下去了。你知道，我现在还是失业的人，在大都市里，失了业的人太微弱无力得可怜了；所以在不久以后，就走出哈尔滨去也说不定。并且我还告诉你一件事，那女人跟我走出哈尔滨去也未可知。她是以欲望去爱你，而以义务来爱我的。”

一席长话完全将穆麦堕入迷惘中，他不知道小胡子为什么用这种方式表现他自己，可是穆麦并没有心情去问他，低下头又喝起酒来，暗想着复杂的都市的市民，一个酒店里的客人，便有这样特异的历史与现况，一个坐在计算器前窥探利息数目的资产家，却领着那么一个多事的妻子放在家里，恰好这个资产家的妻子和坐在酒店的客人又在十年前结有关系，甚至一个当家庭教师的青年刚来到这里一个多月，也能被卷入这混乱的漩涡内……

时间在拉杂的谈话中过去，午后的阳光由窗帘透进来，两个人被酒摧得眩迷地走在铺道上了。像两个知心的老朋友似的，互相挂在臂上，穆麦被秋风吹醒了些，可是立刻发觉到酒喝得过多，鞋底擦在步道上，歪歪斜斜地有些站不稳了。

“穆先生！到我的住处去罢！你的酒喝得过多，回去看那些孩子有些不方便。”

说着，一部街车把两个人装进去，穿着大街小巷跑起来了。穆麦闭着嘴，在他眼中的建筑物，在一秒钟内毁倒无遗了。行人和马车倒逆着跑，窗子中的广告人形跳出商店来，一个华丽的俄国妇人在石板路上张臂大哭……不安，热昏，眩花，在眼前闹成一团，直到小胡子在肩上拍了一下，穆麦才由朦胧中苏醒过来。这时，车身已经绕着大弯，把两个人载到道外的街路上了。一道街，二道街，在电车与电车中间提着胆走过去，当跑到一处建筑物不很高大的街口，又向北边转驶去了。第二次被小胡子在肩上拍一下醒过来，车身已经站在一个狭小的十字路口上，小胡子早已下车。

似乎是个下坡道，青灰色的尘土腾飞在脚下和目前，一股腐尸味的恶臭，把穆麦的醉意吹散了。当时，两个人正走过一家脏污的饮食店，暗色的矮屋里，透出下级烹调的余味来，那个穿着油腻长衫的厨师，瞪着一双刽子手才有的眼睛，骂着在门外用黑手摆弄着包子的秃孩子；接着是一家鲜果铺，在门外竹篓堆中，本该为鼠类繁殖区的阴苔的，坐着个颜色棕灰的山东妇人，把棕形的足露在外面。当这情景走进穆麦的意识内，他本想止住呼吸，可是再往前走一步，另外一个新鲜情景，立时又兴奋了他的神经：三个劳动者坐在路畔的露天饮食店中，用着简单的晚餐，那几副赭红的额角和宽大的嘴，冗长的笑声，使他心跳了一下。过去三个人的会餐，是比栉的数家药店，许多低垂的广告招牌打着来往行人的头；再过去一处洼地，灰白的炊烟里露出阴湿的小木屋来，木屋的屋脊参差不齐，有的屋脊上还飘着洗完的破乱衣裤，木屋隙间的小路上，有半面阴影摇曳着，在木屋群的尽头，是个脏绿色的水潭，上面漂着贝色的浮藻和青苔，不知道是哪一只窗子里，飞出来一支下流的流行民谣。小胡子站在穆麦身旁说：

“哈尔滨最黑暗的地方不就在前面吗？”

“妓馆街”，穆麦猛地这样想了一下，木屋群就在眼前一齐坍毁灭了。耳边响着嚣乱的呼喊和悲鸣，身子不容抵抗地便躺在小胡子怀里了。

醒来一看，自己躺在一间有窗而无光的暗室里，看那落在门外而往下降的楼梯，知道是在地下室中了。一盏吐青烟的石油灯，照着坐在旁边的小胡子，在报纸粘饰的壁上，挂着一幅有点像鬼怪似的照像。小胡子把一杯水放在穆麦的身旁：

“穆先生，你已晕过去了。”

“不要紧！”穆麦呻吟地说，“今天的酒太有些过量，怎受得起这样的刺激？不惯喝酒的人像今天这样迷晕是难免的。”

“穆先生！到这里来是危险的，不但你，连我也晕迷了。哈尔滨多少丈夫坐在旅馆的床沿上翻看电话簿，想给他的妻妹或另一个女人打电话去，而他的妻却在电影院里把腰放在别人的臂间。金融交易所里走出在前五分钟尚为巨富的商人，不留一个遗嘱地跑到江沿去就自杀了。童贞女像游戏一样，就把贞操交给另外一个男人，可是在妓馆街拐角的露天饮食店里用餐的劳动者，却是十年如一日……”

小胡子有些想继续讲下去，可是再看仰卧着的穆麦已经睡下去，于是就止住了话头。